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王思婷 / 译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Wordsworth
Classics (上)

推荐读本 (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俄国革命的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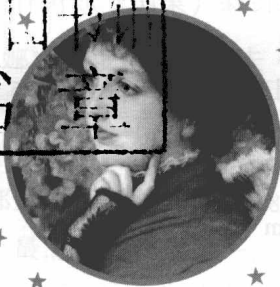
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
一首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诗篇
一个女人为追寻真爱付出生命代价的故事



Anna Karenina

安娜·卡列尼娜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王思婷 / 译



(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 全 2 册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 王思婷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18-0

I. ①安… II. ①列…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049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772 千字

印 张: 26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段云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18-0

定 价: 66.00 元 (全 2 册)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是俄国文学的瑰宝，也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高峰，在世界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文学家，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在喀山大学学习，后返回故乡尝试改革农奴制。青年时期曾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托尔斯泰晚年崇尚简朴的平民生活，并于 1910 年离家出走，后病逝于一个小站。

《安娜·卡列尼娜》主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卡列尼娜从彼得堡乘车到莫斯科去为兄嫂调解，在车站邂逅了青年军官弗龙斯基。弗龙斯基被安娜的美貌吸引，开始疯狂地追求安娜，不久弗龙斯基的热情唤醒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后来，安娜怀了弗龙斯基的孩子，而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竟原谅了她和弗龙斯基的背叛。弗龙斯基带着安娜离开了彼得堡，到国外旅

行去了，列文与吉娣也终于消除了隔阂，并最终结婚。但是，安娜的背叛让她的亲戚朋友拒绝与她往来，这让她感到屈辱和痛苦。而弗龙斯基却被舆论压倒，对安娜越来越冷淡。在某天晚上，安娜跑到车站，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卡列宁则带走了安娜的女儿。弗龙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决心去参战，只求一死。《安娜·卡列尼娜》通过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以及庄园主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对莫斯科和俄国外省的乡村做了全景描述，被誉为俄国社会现实版的教科书。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安娜的爱与恨、尊严与妥协、希望与绝望、信任与怀疑等复杂感情，塑造了一系列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安娜、弗龙斯基、吉娣、列文、卡列宁。这部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体现在首次成功地采用了两条平行线索相互对照、相辅相成的“拱门式”结构。不仅深刻地反映现实，而且更深层次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感情纠葛，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精妙绝伦，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这部小说之所以引人思索，正因为其真实而深刻。托尔斯泰以敏感而浩瀚的心灵、锐利的目光及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璀璨夺目的智慧光华，洞穿了真实和本质，创作出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部纯粹而完美的巨著。希望这部巨著能给读者朋友们带去人生的智慧，帮助读者朋友们体味生命的真谛。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21
第三部	244
第四部	356
第五部	435
第六部	550
第七部	672
第八部	773

第一部

—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的家再也没有往日的宁静与和谐了。当丈夫与以前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暧昧关系被妻子察觉后，她就决定不再与丈夫共处一室，并特此声明。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不仅他们夫妻二人，就连全家乃至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已经毫无意义，觉得连那些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都会比他们——奥布隆斯基的家人更融洽些。妻子神情落寞，一步都不肯走出自己的房间，心猿意马的丈夫连着三天没有迈进家门，孩子们好像失了管教般在家里到处乱跑。女管家不知什么原因和英国的女家庭教师吵了起来，她为此特意写信求助朋友重新为她寻觅一份工作。昨天厨师恰巧在吃晚餐时走了，厨娘和车夫这些干粗活的仆人也纷纷辞工不做了。

激烈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人们在那些热闹的社交场合都称他为斯季瓦——依然如往昔般在早晨8点钟醒来，却不是在妻子舒舒服服的卧室里，而是在书房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弹性极好的沙发上翻转着庞大而肥胖的身体，大概是想再睡一觉，紧紧抱住被压在脸下的枕头；又好像忽然之间想起了什么，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迷蒙的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奥布隆斯基仔细回忆着那些梦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了！阿拉宾好像在达姆施塔特^①请客，哦，不

① 德国城市名。

对，不是达姆施塔特，应该是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对了，达姆施塔特就在美国。是的，阿拉宾在宽大而透明的玻璃桌上请客，所有人都一起唱《我的宝贝》^①，不是，那首曲子不是《我的宝贝》，应该是一首更为动听的曲子。精致美丽的水晶酒瓶摆放在桌子上，那可都是充满诱惑的女人。”他慢慢地回想着。

欢乐在奥布隆斯基的眼睛里闪耀着，他的嘴角噙着笑意，陷入沉思之中，“啊，那可真有趣，简直太有意思啦！那无穷的妙事，真是难以诉说。可这一觉醒来，记忆却有点模糊。”他看着一线阳光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直射进来，便愉快地用脚沿着沙发探下去，开始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的鞣皮拖鞋，上面还有妻子精心绣制的花朵，是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按照九年来的习惯，每天他还没有从床上起来，就会将手伸向寝室里日常挂晨衣的地方。此刻他记起了自己不睡在妻子的卧室而睡在书房的原因。微笑从他的脸上渐渐消失，他皱起了眉头。

“唉，唉，唉！”他一边叹息，一边回想着曾经发生的事情。他的脑海里又想起与妻子吵架的所有细节，他那难以摆脱的处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身的过错。“唉！她不会原谅我了，再也不会原谅我。最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可是否又真的都能怪我呢。哎呀呀，悲剧就在这里！”这场吵闹给予他的是最深重的痛苦，他绝望地陷入自悲自叹之中。最不愉快的是起初的一瞬间，当他从剧场回来的时候，开心地拿着一只给妻子准备的梨子，在客厅里并没有看见她，使他更加惊奇的是，书房也没有，最后发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露了一切的倒霉的信。她经常处于忙碌和忧虑不安，在他眼里，头脑简单的达丽娅，此刻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手上拿着那封信，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表情看着他。“这是什么？这是？”她指着那封信问道。

回想一下，让奥布隆斯基痛苦的事情，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的态度，回答妻子问话时的态度。他那一瞬间的情形，正是一般人在自己有损名誉的行为被突然揭发时常发生的现象。他完全不清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楚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他的妻子。他既没有被冤枉，也不想矢口否认，甚至是为了自己进行辩护，以得到妻子的原谅，哪怕是满不在乎的表现——无论怎样都比他所做的这一切要好——他的面孔竟完全不受控制地（奥布隆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突然浮现出他平常惯有的、善良的，因而略显愚痴的微笑。

这种愚痴的微笑，使他无法饶恕自己。看见那样的微笑，达丽娅像是身体承受了极大的痛苦而全身战栗起来，并以她特有的火气说出了一连串残忍的话，接着她便冲出了房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愿看到她的丈夫了。“为什么我当时要现出那种愚痴的微笑呢？”奥布隆斯基思考着。

“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他在绝望中自言自语，却没有答案。

二

奥布隆斯基一直忠诚于自己，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他是一个34岁、英俊多情的男子。妻子比他仅小一岁，是一个生过七个孩子（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母亲，他不爱她，这一点他不感到后悔。他只是后悔为何没有能将他的行为很好地瞒过妻子。他感到目前处境艰难，他为妻子、孩子和自己而感到难过。早知道这件事对妻子的打击这么严重，他就应该设法将这一切罪过瞒住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他从来都没有认真地考虑，但他也能隐约地感到，妻子对他的忠实早有怀疑，只是她选择了视而不见。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是个贤妻良母，一个日渐疲惫、衰老的女人，不再年轻美丽，也没有引人注目的风采，她应该对丈夫拥有足够的宽容，结果却完全相反。“唉，糟糕呀！真糟糕！”奥布隆斯基不停地唉声叹气，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利啊！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向来什么事情都不干涉她，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说实

话，糟糕的是那位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真丢人啊！和家庭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庸俗、下流。可是，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女教师呀！（罗兰小姐^①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在奥布隆斯基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出来。）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难道这一切是存心跟我作对不成？！哎呀呀！究竟该怎么办，怎么办呢？”除了生活所给予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的那个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怀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忧愁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日梦中消愁解闷。

“我们等着瞧吧。”奥布隆斯基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个结儿，深深地往他的宽阔胸膛里吸了一口气。他摆开他那双那么轻快地载着他的肥胖身体的八字脚，迈着素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贴身老仆马特维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应声进来。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奥布隆斯基接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问道。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询问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片刻之后，他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

奥布隆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奥布隆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双手插进上衣口袋，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他的主人。“我叫他们下个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您或他们自己。”马特维说道。这句话显然是他预先想好的。

奥布隆斯基看出来马特维想要开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纠正电报里常译错的几个词，顿时容光焕发。

① 罗兰小姐：原文为法语。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到了。”他说，做手势要理发匠的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他正在从他的长长的、卷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感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她，作为奥布隆斯基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她一个人来的，还是同姑爷一道？”马特维问道。

奥布隆斯基不好开口，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你去禀报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住哪里她会吩咐的。”

“禀报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疑惑不解地重复着。

“对，去禀报吧。噢，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马特维心里明白，“您是想试探一下”，但嘴里却说：“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奥布隆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命我回禀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马特维眼含笑意地说。他把双手插进口袋，歪着脑袋斜视着主人。奥布隆斯基沉默了一会儿，随即一种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凄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好看的面孔上。“啊，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老爷，不要紧，事情会妥善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妥善解决的？”

“会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外面谁来了？”奥布隆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摆动的窸窣声，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严峻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哦，马特廖娜，什么事？”奥布隆斯基迎着她走到房门口，问道。

尽管奥布隆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

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有什么事？”他沮丧地问。

“到她那里去一下吧，老爷，您再去给她认个错儿，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那样痛苦，以至于让人看一眼都觉得伤心，这个家已经被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您就再去认个错儿吧！老爷，不会有其他办法了！必须……”

“可是她根本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吧，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祈祷，老爷，快向上帝祈祷吧！”

“好的，你出去吧。”奥布隆斯基说，突然脸就涨得通红。“喂，把衣服给我穿上。”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了晨衣。马特维举起一件衬衣，像马颈轭一样，吹去上面一个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愉快的神情，将它套在主人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将衣服穿好的奥布隆斯基，喷了点香水在身上，他将衬衣的袖口拉直，又像平时一样将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门别类地放在各个口袋里，然后将手帕抖开。虽然他并不幸福，但是肉体上的舒适、清爽、芬芳和健康还是让他感到愉悦。他微微摇摆着两腿走进了餐厅。早已摆放在那里的咖啡在等着他，衙门里送来的公文和信件都在咖啡旁边放着。他拆开信件阅读起来，其中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的信，来自一位商人，他想购买妻子名下的一座树林。这座树林是一定会出售的，却不是现在，他还没有同妻子和解，没有办法谈这个问题，最让他反感的是，与妻子的和解竟然与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相关。想到他会被这种关系所控制，为了卖树林的原因与妻子讲和——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就开始极不愉快。信看完了，奥布隆斯基将衙门里的公文拉到眼前，他极其快速地阅读过两件公事后，用一支粗铅笔在上面做了些记号。他把公文推到一旁，端起了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将油墨还没

有完全干的晨报打开，阅读起来。

奥布隆斯基订阅了一份自由主义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后，他才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奥布隆斯基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由于生活在上流社会，再加上成年人都有普遍流行的某种思想活动需求，所以他需要某种观点，就像需要帽子一样。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的确，奥布隆斯基负债累累，手头十分拮据。自由派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奥布隆斯基带来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派说（更确切些，暗示）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的确，即使做片刻的祷告，奥布隆斯基也觉得腰酸腿痛，再说他也无法理解，既然活在今世已够快乐，又何必用这些可怕而浮华的语言去谈论来生。而且，爱说笑话的奥布隆斯基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利克^①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这样一来，奥布隆斯基头脑里的自由主义倾向可以说是扎了根。他爱读报，就像饭后爱抽一支雪茄，因为读报往往使他脑子里升起一片薄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等等。他还读了一篇谈财政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边

① 留利克：留利克维奇王朝奠基人。

沁和穆勒^①，并且乘机挖苦了政府某部。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他还在报上看到，正如听说的那样，贝斯特伯爵^②已赴维斯巴登^③的消息，以及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道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抹上黄油的面包，他站起身来，拂掉马夹上的面包屑，挺起宽阔的胸膛，快活地微微一笑。这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而是由于良好的消化所引起的。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隆斯基听出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在搬动什么东西，把东西弄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拾起来！”“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奥布隆斯基想，“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孩子们丢下充当火车的小匣子，朝父亲跟前跑来。那个女孩，她父亲的宝贝，莽撞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颈上，她老喜欢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闻惯了香气。最后，女孩吻了吻他那洋溢着慈爱光辉、由于弯腰而涨红了的脸，松开双手，正想往回跑，但是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样了？”他用一只手抚摸着女儿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说，向走上来问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说。

他知道自己不大喜欢儿子，但他总是尽量同样对待；可是那男孩感觉到这一点，对于他父亲的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① 边沁（本瑟姆）（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以及功利主义哲学的鼻祖。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英国实证论的奠基人。

② 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当时的领袖，是俾斯麦的政敌。

③ 维斯巴登：是德国的疗养胜地。

奥布隆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哦，她快活吗？”女孩知道父母吵过嘴，母亲不可能快活，父亲也一定明白这一点。他这么轻松地问，显然是装出来的。因此她为她父亲涨红了脸。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只是说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好啊，去吧，我的小塔尼娅。哦，等一下。”他说，还拉牢她，抚摸着她的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这块给格里沙吗？”女孩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摸摸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颈，这才让她走。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来了一个请愿的女人。”

“早就来了吗？”奥布隆斯基问。

“大约有半个钟头了。”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有人来要马上禀报！”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那关切而执拗的语气，简直叫你没法发火。

“那现在，让那个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说着，不耐烦地皱起眉头。请愿者是参谋大尉加里宁的遗孀，她此次前来，是为了一件既不合理、又无法办到的事情；奥布隆斯基仍按照惯例请她坐下，并耐心听她说完，不曾打断她，然后认真地为她出主意，并且告诉她应向谁去求助，甚至还用他那粗大、散漫、优美却很清晰的笔迹，为她向一位可以寻求帮助的人敏捷而流利地写了一封信。打发走大尉妻子的奥布隆斯基，将帽子拿起来，又站在原地想是否忘记了什么。看来，除了他的妻子——是他想忘记的，他什么都记得。

“噢，见鬼！”他将头低下，苦恼的神情在他那漂亮的面孔上呈现。“到底要不要去呢？”他又开始自言自语，内心有个声音明确地告诉他，不应该去。除了虚情假意，还会有什么；要改善并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办法使她变得更有魅力而且惹人爱怜，或者使他变成一个不能恋爱的老人。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

什么都不能做，而他的天性却恰恰讨厌欺骗说谎。

“该做的早晚都要做，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他鼓起勇气，挺起胸膛，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着抽了起来。只抽了两口，他就将香烟扔进珍珠贝做的烟灰缸里，然后迈着阔大的步伐穿过客厅，打开了通往妻子卧室的另一扇门。

四

达丽娅穿着短晨衣站在那里，她的头发曾经丰满美丽，现在却变得稀疏，用一根发针松松地盘在脑后。憔悴清瘦的面孔上，一双吃惊的大眼睛，因为面容的消瘦而更加触目。各式各样的物件被散乱地堆放在房间里，她正站在敞开的小衣柜里，找着什么东西。丈夫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后，她就停了下来，朝门口望去，极力想装出一副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却失败了。她对他产生了恐惧，害怕和他相见。她正在做着三天来已经尝试了十来回的事情——把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整理出来，带到母亲那里去——但是她仍旧没有这样做的决心；她又像前几次一样，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能就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办法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老说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此外，她觉得既然在自己家里都难以照管好5个孩子，要是她带他们出去，就更管不好。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喝了变了质的汤害病了，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心里明白，离家出走是不可能的，但是，还在自欺欺人，她继续清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只是当丈夫走到她身旁时，她才扭头瞟了他一眼。她原来想要装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的，却只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色。“多丽^①！”他用柔和的、畏怯的声调小声呼唤。他把头低下，极力装出

① 多丽：达丽娅的爱称。

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他却依然精力充沛。她迅速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的姿态。“哼，他倒惬意！”她想，“而我呢……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很喜欢他，称赞他哩——我真恨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唇抿紧了，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抽搐起来。

“您要干什么？”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声调说。

“多丽！”他颤巍巍地重复说，“安娜今天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嚷道。

“但是你一定要，多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大叫了起来，并没有望着他，好像这叫声是由肉体的痛苦引起来的一样。奥布隆斯基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他还能够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如马特维所说的，而且还能够安闲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看见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就喘不过气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啦！多丽！看在上帝面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呜咽哽住。她砰的一声关上衣柜，瞪了他一眼。

“多丽，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夫妻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她垂下眼睛听着，看他还要说些什么，她好像在请求他千万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一时的冲动……”他继续说。达丽娅一听这话，好像被刺了一样，一阵剧痛，抿紧嘴唇，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

“走开，走出去！”她更尖声地叫，“不要对我说起您的情欲和您的肮脏行为。”她想出去，可是身子一晃，连忙抓住椅背，以免摔倒。奥布隆斯基的面孔膨胀了，他的嘴唇颤起来，他眼泪汪汪的了。

“多丽！”他说，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只要办得到，我什么都甘愿去干！我有罪，没得说的，我罪孽深重！可是多丽，你就饶恕了我吧！”